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十一

起元默困敦五月盡十二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

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辛酉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

卒惟忠之討趙進也即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死安

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

部四千人為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

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

案此據此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

惟忠起

行間兼長戰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帝至  
東南官崇志滿不肖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  
謚恭勇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于賀州 壬申蘄黃  
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  
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尙有團練保險堅守不  
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于淮南要害之  
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  
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藉以爲兵不必乞師于神武  
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于縣官河南之地指  
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日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  
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  
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麤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  
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陳習知山川不煩鄉道

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  
之蔡迤邐進兵詔賜敕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丁丑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  
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  
延壽所部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  
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  
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  
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  
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  
錄其家一人于是頤浩稱疾不進 壬午詔泛海往  
山東者行軍法牒報劉豫于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  
賈舟爲僞地所拘則篙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甲申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許之是時

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綢三十九萬匹江西川廣湖南  
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  
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 丙戌詔  
置修政局時尙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  
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  
同領之又以尙書戶部侍郎黃叔教爲參詳官起居  
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尙書右司員外  
郎吳表臣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  
郎張鬻竝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  
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 六月庚寅朔貴  
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  
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  
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

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帝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彊弩 金遣使閱諸路丁壯調赴軍中 癸巳命廣西經略司卽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于羣盜故馬直踴貴望于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十五千高四尺一寸者直十三千其餘以是爲差于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然蠻馬尤駟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焉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增剏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

其後帝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  
帝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  
爲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壬寅翟汝文罷參知政事 利州觀察使斬黃鎮  
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  
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  
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  
時韓世清旣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  
歸彥舟疑其圖己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  
總管被命鎮撫三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  
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諫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  
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  
翼郎郭諒率衆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



二官與諒竝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敕書獎諭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帝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福建江湖宣撫使前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于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翼旦元盡拘宏舟楫之在江

皋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  
卽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  
勞宏而宏已執矣 是夏金都元帥宗翰之白水泊  
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翰  
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論其意爭跪于  
馬前宗翰據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  
奴婢胡爲應試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  
自知日暮塗遠必受賂爲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  
補于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  
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翰  
諭主司勿取中原人 秋七月壬戌復置湖北提舉  
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  
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

對帝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  
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  
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尊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  
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  
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  
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是非毀譽各不  
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號令行人心  
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  
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尙何如耳尙志所以立本  
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  
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 己巳  
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

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僞齊于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侵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于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梢竝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

之 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旣移屯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擲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去出喜曰天賜我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山上翼旦巳辛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置沿海制置司最爲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

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  
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全山邨海鹽縣直泊臨安府  
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  
望令仇愈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  
浙東福建從之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尙  
書兼權翰林學士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  
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尙書試吏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江躋守侍御史 八月甲午近歲官吏  
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  
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  
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金賑泰州

戍邊戶金主如中京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  
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  
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  
及代歸赴闕者竝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  
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  
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  
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  
呈帝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  
常潤不過十郡之閒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  
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  
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  
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

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  
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  
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  
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  
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癸卯淮東  
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  
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  
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  
輩皆爲所拘旣而金都元帥宗翰在雲中遣都點檢  
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  
使人往議宗翰貽帝書略云旣欲不絕祭祀豈宜過  
於恠愛使不成國于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  
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閣門宣贊舍人馬某



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乙巳德安圍  
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于城之西  
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  
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  
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  
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  
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  
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  
援于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  
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  
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  
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  
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